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鑒賞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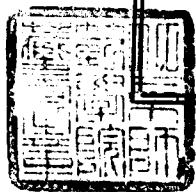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6593



1056593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苏彦斌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鉴赏集

Gudai Baihuaduanpianxiaoshuo

Jianshang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8}{8}$ 插页 2

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000

书号 10019·3883

定价 1.85 元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

编辑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却较少作专门性的分析和探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受到重视，但仍有待于深入和提高。为此，我社编辑这套丛刊，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的鉴赏专集，对作品的意境、结构、技法、修辞、风格等艺术特点，突出重点，深入分析，以期为青年文学工作者提供艺术借鉴，加强广大读者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从而不断提高文艺鉴赏的理论水平。

编辑这套丛刊，是一个新的尝试，还缺乏工作经验，敬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读《碾玉观音》随想	宁宗一	1
市井寻常事 巧合成文章		
——谈《错斩崔宁》中的“巧”与“错”	张燕瑾	14
《简帖和尚》里精彩的情节和人物描写	陈抱成	21
试论《快嘴李翠莲记》	屈育德	27
过程写得何等精彩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赏析	杨子坚	39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艺术探胜	刘文忠	49
内涵丰富 引人入胜		
——《滕大尹鬼断家私》赏析	马振方	59
洞察世情 嘲讽不义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赏析	袁世硕	70
略谈《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细节描写	程毅中	79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的人物塑造	周妙中	86
知音说与知音听		
——读《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随想	蓝翎	101
酒仙诗伯见风神		
——略谈《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刘叶秋	110
有情遇无意 悲剧故自生		
——略谈《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的人物描写	陆永品	117

新奇别致

——读《唐解元一笑姻缘》……………均 地 127

读《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周振甫 137

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

——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情节、结构

……………赵齐平 马晓光 146

市人爱情颂歌的工笔细描

——试析《卖油郎独占花魁》……………马瑞芳 163

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

——读《灌园叟晚逢仙女》……………郭豫适 荀 茵 175

谈《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情节与人物……………毕桂发 192

话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情节的“乱”

……………李汉秋 潘茂群 203

奇情奇事 痴女痴郎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赏析……………周先慎 215

漫谈《施润泽滩阙遇友》……………张稔穰 226

《张廷秀逃生救父》赏析……………李永昶 238

描摹世态 曲尽其妙

——谈《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孟祥照 249

破镜重圆 妙笔生辉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赏析

……………贝远辰 廖可斌 260

平淡中见奇巧

——《女秀才移花接木》的思想和艺术……………黄秉泽 277

桂林一枝 昆山片玉

——《侯官县烈女歼仇》赏析……………孙一珍 287

读《碾玉观音》随想

宁宗一

文学中的爱情婚姻主题，似乎是和文学本身同时来到人间的。所谓“永恒的主题”这个说法不论是否成立，爱情婚姻总是古往今来世界文学领域中被反复推敲、不断开掘的一个重要题材。有时它落入一个艺术腕力不足的手里，会被打扮得俗不可耐；有时却遇到高明的手，被雕镂成光彩照人的艺术珍品。它不时遭到贬斥，但它总是顽强地又返回文学园地来；因为只要爱情婚姻在生活里占有不可动摇的位置，爱情就会在文学里占有不可动摇的位置。正因为这个主题带有如此的普遍性，以致在中国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我们这里要谈到的宋元话本小说则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展开了这个主题，而在它提供的特异的艺术世界里，还贯串了新的思想因素。

宋元话本小说对爱情婚姻的描写与传统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大异其趣。在这里所谓爱情不再是统治阶级贵族子弟对女性的玩弄，象一些唐传奇中所描写的那样，元稹的《莺莺传》中的张生不就是一个以玩弄女性而引为荣耀的人物吗？而宋元话本小说则不同，它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理爱情婚姻主题的，是真正“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语）。正因为如此，市民的反封建主义斗争使小说史上留下了不少独放异彩的爱情题材的名篇。

《碾玉观音》写的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情节非常曲折动人。象大多数有思想意义的爱情悲剧故事一样，这个悲剧不是心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小说中的璩秀秀，出身于装裱书画的工匠家庭。由于出身贫贱，在父母心目中，她的命运只能是“献与官员府第”做一名供人役使的奴婢，事实上，她后来也确是这样被咸安郡王买去，做了个刺绣养娘。但是倔犟的秀秀不肯向既定命运低头，小说用主要篇幅叙述了他同命运的斗争。一次王府失火，秀秀趁机找到王府的碾玉匠崔宁，向他表白了爱情，一同逃出王府，结为夫妻，在远离临安二千余里的潭州开了一座碾玉作铺。秀秀这一举动，是为摆脱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对封建秩序的挑战，所以，封建势力对她的镇压来得十分残酷。专横暴戾的咸安郡王得知消息后，将秀秀活活打死；秀秀的父母慑于统治者的淫威，也投水自杀。秀秀被杀害了，但是争取自由的烈焰却未止熄。她死后为鬼，仍与崔宁重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家庭。直到再次遭到郡王的迫害，秀秀做了鬼在人间也无处容身，才带着崔宁逃往统治者的魔爪伸不到的鬼的世界去了。在宋元话本小说中，《碾玉观音》就是这样一篇对被压迫者的反封建斗争做了较深刻的反映，而较少庸俗气的作品。

与众多的流行的爱情小说相比较，《碾玉观音》中描写的爱情称得上是新颖别致、卓然不群的。在秀秀和崔宁的爱情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娇羞”和“爱的甜蜜”等老套子，它也不是那重复了千百次的佳人爱才子，或才子追佳人，更没有搜集、记录生活中两性关系上的庸劣、丑恶的事实。在崔宁和秀秀的

奇特爱情中，小说让我们一览无余的是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生。秀秀式的爱情，在中国小说史上差不多还是第一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说这种爱情差不多还是第一次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先是因为小说中的秀秀就是中国文学中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形象，更准确地说是第一个女奴形象。富有浪漫精神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在宋元时代经常激起说话艺人的诗情。在他们的口头讲述和笔底记录中，市民特别是市民中的女性常常是以豪放不羁、热爱自由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把市民阶层的女性那种在爱情上的“野性”和自由不羁同贵族少女的矜持、做作形成对照。他们在较少受封建阶级文明侵蚀、具有几分强悍泼辣性格的人物身上，发掘出来某些不平凡的动人的东西，来对照虚伪、苍白、卑劣的封建阶级的“文明社会”。同《碾玉观音》相似的话本小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也具有这种特色。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着重表现的也是市民女子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和反抗封建道德观念、封建门阀制度束缚的斗争精神。周胜仙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爱上了樊楼酒店的范二郎。但是她父亲因对方门第太低，认为这是“辱门败户”的勾当，不准他们结婚。她始终没有屈服，为了范二郎，她曾死过两次，甚至做了鬼还要和他相会，最后又通过五道将军救范二郎出了监狱。这种生前相爱，死后缠绵，充分表现了她生生死死都要为反封建礼教束缚而斗争到底的精神。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其中显然包含着许多荒诞不经的成分，但是，作者以同情和赞扬的态度描绘了周胜仙为了追求自主爱情所采取的大胆泼辣的行动，严厉地批判了封建家长的专横残暴和封建道德的冷酷虚伪，这无疑地是中世纪社会下层妇女民主意识觉醒的反映。

《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有同也有异。说它们同，是由于两篇小说都是着重表现青年妇女对自由爱情的执着的追求；说异，则是作为女奴的秀秀比商人的女儿周胜仙更具有反抗性，更加泼辣，更加不受世俗观念的羁绊，也就是说秀秀更具有“野性”。她们完全不属于小说史上那种闺阁淑女或高贵命妇的人物体系，她们身上都存在着某些“邪恶”的东西。然而话本小说的作者们却更多地赋予了秀秀这个形象以某些闪光点。因为她总是自觉地站在这个黑暗社会的对立面，对那个异己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道德规范公开表示轻蔑，并以触犯它为乐事。秀秀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叛逆者。因此，如果说众多的爱情小说的诗意多表现为温馨的、柔美的意韵的话，那么，《碾玉观音》通过秀秀表现的爱情的诗意，则是粗犷和豪放的。请看，小说对秀秀和崔宁逃出王府以后的一段精彩的对话吧！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两个人物，一个大胆泼辣，桀骜不驯，没有一点矜持和忸怩之态，更没有封建道德的负担；一个却绵善儒怯而又谨慎细心，在关键时刻却显示了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抗，都反映了下层市民思想意识。但两相比照，作为一个性格，最为突出的仍然是秀秀，她坦率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她从不否认也不掩盖她在崔

宁面前的激情，她的感情风暴来得那么强烈。就如同过去曾经有人说过的那样，十八世纪著名的中篇爱情小说《曼侬·莱斯戈》表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么，《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在短暂时刻所掀起的这场感情风暴也颇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有趣不过的是秀秀“捕捉”崔宁的这场戏，她倒很象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实施军事计划，这是颇富喜剧性的。说话艺人出手不凡，见地也很不俗，因为，这里出人物，这里有性格，貌似日常生活中的一番对话，却有说服力地表现出，这是秀秀。

秀秀的激情，倒不必象一些同志的文章说得那样，“表现了秀秀的理想、追求和抱负”。实际上秀秀象大部分刚刚解脱了封建桎梏以后的人，表现了直面现实的一面，在她身上展示的只是平凡人中的平凡的内心世界。而恰恰是在这里，人的风度、人的品格和人的诗情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细致地描述了一个市民出身的少女初恋时那种纯朴的情愫。我们说这是秀秀内心世界的情愫，是因为她的率真和坦荡，是抛掉枷锁后的兴奋和献身的决心。在这里，既无缠绵悱恻的爱情场面，也没有什么卿卿我我的爱的表示、爱的语言。一切都象活生生的现实生活那样自然、真切。它象一杯白水那样纯净，而这种情感状态，正是下层市民少女初恋时还保持着的天真、无邪、稚气的本色。因此，凡是读到这儿，人们会不自觉地被秀秀这个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她追求自由的激情所感染。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文学形象所辐射出来的巨大的特殊的冲击力量。这应当说是爱情描绘上的一大贡献，而这一贡献又是经常被人们所忽略的；说话艺人以他们特有敏感发现了这种特异的爱情心理，发现了带有某种天真质朴意韵的爱的追求，而小说也正是以这个少女身上那

种极为纯真的、极为可贵的感情来打动读者的。

自从秀秀和崔宁结合以后，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似乎已经朦胧地看见了未来生活的曙光。但是，黑暗的旧社会怎么会容许这一对比翼鸟儿实现美好的理想呢？他们虽然远在临安两千里以外的潭州，还是没有逃脱咸安郡王和他的爪牙的魔掌。在幸福与毁灭面前，我们看到了秀秀又一次的挣扎和反抗。为了她所渴望的爱情，在爱神的祭坛前，她献上了自己的全部良知，乃至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看到了她引以为知音、寄托着她的痴梦的那个情人，过分地老实和怯懦了。所以这个带着叛逆性和燃烧着炽烈而纯贞的爱情之火的女孩子在封建恶势力面前，挺身而出。她勇敢地承担了携崔宁潜逃的责任！于是，这样一个“带罪”的女人，生前最后一次显示了她高大的身影。秀秀那美丽而年轻的生命以悲剧告终了。作者正是通过美的毁灭，严正地控诉了吃人的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看，在秀秀熄灭了自己的生命的火焰时，她又一次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了悲愤的抗议，她最终还是把崔宁拉走了，一块到魔爪伸不到的鬼的世界里作夫妻去了。这一手，实际上就是对现存社会的强烈否定。恩格斯曾经说过：“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彼此能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秀秀正是拿生命孤注一掷以求得和崔宁的结合。

秀秀性格的动人之处，是对情人镂心刻骨的痴情。秀秀被打死了，但秀秀这种性格在成为鬼时，变得更直露、更偏执了。她的全部生活的意念和行动都凝结在“追求”上——追求崔宁，

追求自由。这里表现了秀秀对自由爱情的忠贞不渝。

有的同志没有看到秀秀对崔宁的忠贞的情操，相反地认为，崔宁被秀秀缠上就是崔宁人生悲剧的开始，他们把冯梦龙编“三言”时改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称赞不已，认为“生死冤家”有同情崔宁而指责秀秀之意，言崔宁不幸而遇此生死冤家，生时受累，又遭冤枉。这样的意见很难令人同意，好象崔宁的悲剧是秀秀执着地追求造成的，这实际是抹杀了不公道的社会吞噬着劳动者的灵魂与肉体的罪责。同上面的意见相左，我认为秀秀鬼魂的出现是作者用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渲泄他的理想和主张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秀秀的鬼魂仍然苦苦追求崔宁，一方面表现了她对崔宁的全部痴情；另一方面体现的是美战胜丑，善战胜了恶，正义伸张，奸邪受惩。所以秀秀鬼魂的出现，显示出一种道德力量。应当看到，死后为鬼是爱的追求的继续，同时也是为了复仇，为了鸣不平。生而复不了仇，死后为鬼也要复仇，这是一个更加深刻的悲剧，说明秀秀复仇意志的强烈和斗争心之旺盛。这种情操，这种激情，历史上不乏其例。这篇小说之后，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就写了为情可以生，为情可以死的杜丽娘，作者用“尚情论”反对当时的理学，所谓“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是《牡丹亭》的理论依据，也是所有具有反抗性的鬼魂形象的思想基础。

秀秀最后虽然也演出了一出类似“活捉”的“戏”，但她不是《王魁》里的敫桂英，也不是《三负心陈叔文》里的兰英。她们都是用鬼魂的威力索取“负心汉”的性命，这是一种较普遍的幻想惩罚的方式。《碾玉观音》也许更象明传奇《红梅阁》。《红梅阁》的李慧娘既不乞求清官，也不指望某个有政治势力的大人物，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复仇。用鬼魂惊吓和嘲弄了贾似道，而对所爱

慕的裴生则稍施“鬼法”救他脱险。这就是古往今来很多优秀的鬼戏表现出的生前受欺，死后强梁的思想。总之，《碾玉观音》中的秀秀鬼魂，表现了一颗纯朴的心中蕴藏着的无限的爱和恨，人们也正是从这一人物的深厚的感情和勃发的激情中，看到了“这一个”秀秀心地性格的纯朴、执着和韧性。所以，这是一首对道德化爱情的颂歌，歌颂了爱情婚姻的神圣性、夫妇之间的忠贞，正因为如此，充满市民阶层的道德感，就成了这篇话本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爱情小说总要表现某种不平凡的东西：或感人的故事，或热烈优美的情操，或深刻的社会意义，或隽永的哲理。在一定意义上说，《碾玉观音》作为一篇独特的话本小说，它几乎兼而有之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篇爱情小说响彻着民主主义理想和热烈的爱的旋律，使它不同于一般的爱情小说而发出了异彩。这篇小说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强烈鲜明的社会批判性，或者说，它把社会批判性与忧郁动人的抒情性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富有民主精神的爱情，看作是造反精神的表现，并残酷地镇压这些造反者。青年男女对于不受封建桎梏束缚的爱情的任何追求都被看作是破坏封建制度的行为。因此，渴望自由和不屈服，便成为一种危险的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的革命行动。世界上有那么多仿佛只是单纯描写爱情悲剧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那样巨大的爆炸力，这决非偶然。例如杜勃罗留波夫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里卡杰琳娜的爱情悲剧中就看到了这种力量。从世界文学史角度看，当诗（广义的文学）还未最后冲入革命主题的广阔园地以前，诗人

主要是通过社会和恋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来表现被压迫人民的爱好自由的性格，这并不是偶然的。数不尽的渴望自由的青年男女的殉情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读到的《碾玉观音》，正是通过爱情去控诉那吃人的封建社会，或者说，它是通过整个社会来歌颂这一爱情的。

《碾玉观音》写的是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不能实现的社会悲剧。但进一步看，这篇小说实际是叙述了一个双重悲剧。一个被迫送进王府的女奴，出卖自己劳动的悲剧，和一对在奇特的情境中相爱的情侣，最后仍然未能白头偕老的悲剧。如果说后一重意义上的悲剧还有一点通常爱情小说所常有的那种色调的话，那末，前一重意义上的悲剧，则直接接触到了作者生活的封建时代黑暗的社会现实。

应当看到，小说作者并未把全部笔力用于秀秀与崔宁的爱情生活上去，更没有夸大性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着力叙述秀秀力争和保卫这种生活所进行的斗争，展示这个家庭奴隶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实际上，他写的是一场严峻、残酷的阶级冲突。因为，秀秀敢于触犯咸安郡王的尊严，破坏封建的人身占有制度，和崔宁双双远走高飞，摆脱阶级压迫，这行为本身就有反封建的意义。统治者之所以残酷迫害秀秀，归根结蒂，也还是由于秀秀要摆脱那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秀秀是自觉地站在了社会对立面，对那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道德规范表示了公开的挑战，并且以触犯它为乐事。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又是一个不愿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束缚的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她身上突出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和忠于自己。这种精神使他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始终不肯退让一步，终于为此付出了整个生命。这种甘冒牺牲生命危险的“潜逃”行动，对一个年

轻的养娘来说不能不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秀秀的存在是为说话艺人打开了一扇窗子，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视角去观察那个黑暗王国——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现实。因为秀秀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卑鄙齷齪的社会现实对于真正的爱、天真的追求和温馨的柔情的敌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去践踏、损害被压迫的人民。所以，在这篇小说里，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种种痛苦的描绘，都是用来控诉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无情，向造成这一对青年人悲惨命运的封建特权和暴力提出抗议的。说话艺人正是以这篇社会性小说为文学史提供了一部充满反封建主义激情的爱情题材的代表作。是他们把市民阶层向封建阶级进行直接斗争的历史时期中反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这一重大社会课题与爱情题材结合了起来，从而为爱情小说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同时，他们对个性自由的赞赏和尊重，几乎可以说在小说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后来《牡丹亭》《红楼梦》等反封建主义文学的先声。

二

从第一个写出了具有叛逆性的“逃奴”形象来说，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毕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纵观中外叙事作品，在人物形象描写方面大致上不出两大类：一类是帝王将相、公子小姐，与之相对的是生活在底层的穷苦的劳动人民；一类是不断做出惊人之举的具有超群绝伦本领的英雄豪杰，充满着传奇色彩，与之相对的是平淡无奇的“小人物”。但是在过去，帝王将相、公子小姐、英雄豪杰总是在文艺作品中占主要地位，所以恩格斯在谈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文学

时就深刻地指出：“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大陆上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五九四页）同样，在我国话本小说昌盛时期，小说主人公的重心也开始转移到下层市民中间来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小说领域里的一次革命。因为对市民文艺来说，描写劳动人民的形象，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实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碾玉观音》描写了一个王府中的女奴，一个刺绣养娘，这样在生活中极不显眼、甚至为人们所轻视的人物，在封建文人文学作品中是不屑把他们当作生活或历史中的主人公去进行描写的。小说一反平常作为陪衬写到这类人物时所惯用的庸劣、粗野、喧闹的色彩，把这个女奴的形象写得非常美好。这显然是作者基于对这些人物美好的心灵和情感的深刻理解和挚爱才有这样一种精致的艺术构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碾玉观音》写了象秀秀这样一些人物的生活命运，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色调进行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人们珍视。

《碾玉观音》在艺术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在精炼的篇幅中，作者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很富有特点的爱情故事，成功地描绘出一个在文学人物画廊中极为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并且，其中还回荡着一种争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激情，而在对事件、场景和人物的现实主义描写之中又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色泽。难怪它成了宋元话本小说的压卷之作。

《碾玉观音》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情节构思的波谲云诡，变幻莫测。这篇小说围绕着秀秀和崔宁爱情婚姻的得与失和主人